



計畫名稱：漢代《河圖》、《雒書》研究

計畫編號：NSC 87-2411-H-032-003-

執行期限：86/08/01 ~ 87/07/31

主持人：黃復山 執行機構：私立淡江大學中文系

E'MAIL: hxf@mail.tku.edu.tw

## 一、中文摘要

一般觀念中，《河圖》、《雒書》與《「緯書」》對漢代經學有很大的影響。事實上，「《河》、《雒》」在西漢以前只是象徵帝王受命、政治清明的祥瑞概念；到了東漢光武帝建武三十二年(56A.D.)「宣布圖讖八十一卷於天下」以後，產生了明顯的改變，成為指稱編輯成冊的《河圖》、《雒書》兩種專書。但是宋代卻將這兩種名稱稱黑白點子的象數圖。本計畫以漢代為主，探討這兩種同名異實的《河圖》、《雒書》之實際內容與歷史流變，並考覈它們所以成為宋代「黑白點子」的原因。

關鍵詞：河圖、洛書、緯書、讖緯、圖讖、經讖、符命、祥瑞。

## 二、計畫緣由與目的

《河圖》、《雒書》雖是中國學術上的重要議題，它的實質內容卻有五種說法：(1)龜背負書、龍馬負圖；(2)緯書中的兩種；(3)黑白點子的易圖；(4)先民圖騰；(5)石製符瑞。致使後世研究者時常選取了甲種資料(如緯書)，卻在探討乙種定義的內容(如《易》圖黑白點子)，造成鄧書燕說，各是其旨的弊端。這是對於議題的歷史流變不清楚，所造成的結果。以現有文獻詳作考察，《河》、《雒》具體的內容，還是以「緯書輯本」為主。但是，緯書之「《河》、《雒》」佚文多有闕漏之處，致使難以卒讀，本計劃對這些佚文進行輯覈、比對，儘量回復它們的原貌。其次，將「河、雒」佚文仔細分類，並嘗試尋溯其文意的典據出處，這樣就可以具體地呈現緯書中《河圖》、《雒書》的真正內容，並且了解它們的淵源所在了。

簡言之，本計畫以「緯書輯本」(亦即東漢光武帝的官定圖讖81卷之佚文——包括「《河》、《雒》」與《易》、《詩》等八種「經讖」)為據，嘗試從歷史流變中，釐清《河》、《雒》的本質；再從輯本佚文的校勘、分類中，呈顯它的具體內容。讓學者在討論此類議題時，能清楚分辨同一名詞在不同時代的不同定義，明確地掌握論述主旨，不致推衍出張冠李戴的結果。

## 三、結果與討論

後世學者將「讖緯」區分為「《河圖》、《雒書》」、「七經緯」與「論語讖」等類別，認定其間有「解經、預言」之差異，其實都是延襲《隋書·經籍志》的誤說，而《隋志》之誤又來自鄭玄神化讖書的說辭。本研究在「歷史流變」與「《河》、《雒》與『經讖』關係」的探討中，將鄭玄加諸於「緯書」的這類神聖化功能，具體

釐清。讓光武宣布於天下的「圖讖八十一卷」(亦即現代學者熟言的「緯書」)真面貌，重新還原。而漢代「河、雒」與「經讖」的關係，也可以明確展現，對於日後研究河、雒讖緯，有其實質的裨益。

再者，關於讖緯的「卷、篇」數字問題，一直淆亂研究者的觀念。史稱光武帝「宣布圖讖八十一卷於天下」，《孝經援神契》則載：孔子「告備於天，曰：『《孝經》四卷，《春秋》、《河》、《洛》凡八十一卷，謹已備。』」共計85卷。可見卷數本無定論。但是後世學者多據「81卷」之數而作附會，如《隋書·經籍志》引用《春秋·說題辭》：「河龍圖發，洛龜書威，《河圖》有九篇，《洛書》有六篇」，以及鄭玄注《易乾鑿度》「孔子……作讖三十六卷」這兩句話，附會成為：「《河圖》九篇、《洛書》六篇、九聖所增演三十篇」、外加「孔子所撰七經緯三十六篇」，就成了「八十一卷」之數。但是「八十一卷」、「三十六卷」本來就不能等同於「八十一篇」、「三十六篇」；而且查對歷代輯本的緯書篇數，明孫穀《古微書》66篇、清黃奭《通緯》116篇、日安居香山《重修緯書集成》169篇，都非「81」之數；其中《河圖》篇數，《說郛》有5篇，黃奭《通緯》有29篇，安居香山《重修本》42篇；《雒書》篇數，《說郛》有1篇，黃奭《通緯》有4篇，安居香山《重修本》14篇，也與「九、六」篇數不同。可知「篇數」並不特定，亦無實質意義，更不可據以為證。以下分為「歷史流變」、「佚文內容」、「分類成效」等三部分作一討論。

### (一) 歷史流變

以歷史流衍顯示《河》、《雒》的本質《河》、《雒》的內容與流衍，經過編年的整理，呈顯出明確的學術流變，不再蒙上一層神祕薄紗。對於以後再論述此一議題，可以有更具體、明確的認知。

#### (1) 先秦迄西漢之文獻所述

《論語·子罕》載：「子曰：『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，吾已矣夫。』」證以《左傳·昭公17年》：「少昊之立，鳳鳥適至，故紀於鳥。」可知「鳳鳥與河圖」都有著帝王受命、政治清明的象徵意味。但是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引用孔子之語則作「河不出圖，雒不出書，吾已矣夫」，以「雒書」代「鳳鳥」。考究其故，實因《河圖》、《雒書》合言之例，習見於秦漢文獻中，如：

1. 管子小匡：昔人之受命者，龍龜假，河出圖，雒出書，地出乘黃。

2. 禮記禮運：河出馬圖，鳳皇麒麟，皆在郊散，龜龍在宮沼。
3. 龜錯對策：河出圖，洛出書，神龍至，鳳鳥翔，德澤滿天下。
4. 韓詩外傳：孔子曰：「河洛出圖書，麟鳳翔乎郊。」
5. 武帝詔策：麟鳳在郊藪，龜龍游於沼，河洛出圖書。

所言及的相關祥瑞有「河圖、雒書、龍、龜、麟、鳳、乘黃」。證以《墨子·非攻下》所言：「赤烏銜珪，降周之岐社，曰：『曰天命周文王，伐殷有國，泰顛來賓。』河出綠圖，地出乘黃，武王踐功，夢見三神曰：『予既沈漬紂于德矣，往攻之，予必使汝大堪之。』」（《呂覽·應同》說辭類似）可知孔子之前及戰國初期，已有「鳳鳥、赤雀丹書、河圖、乘黃」等受命祥瑞的傳聞。這些祥瑞名詞並未作明確區分，所以《易繫辭》才會說「天生神物，聖人則之」、「河出圖，洛出書，聖人則之」，將聖人所遵循的「圖書」等同於「天生神物」，實與墨子之言相似。

異於徵兆圖象的觀念，鄭玄《六藝論》說：「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皆天神告語，所以教告王者。」以「告語」的文字形式來解釋，與王充說相似。《論衡·正說》稱：「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圖，夏后因之曰《連山》；歸藏氏之王得河圖，殷人因之曰《歸藏》；伏羲氏之王得河圖，周人因之曰《周易》。」又說：「說《易》者皆謂伏羲作八卦，文王演為六十四。夫聖王起，河出圖，洛出書。伏羲王，河圖從河水中出，《易》卦是也。禹之時得洛書，書從洛水出，〈洪範〉九章是也。故伏羲氏以卦治天下，禹察〈洪範〉以治洪水。」先將《河圖》說成是三代的典籍；又說是伏羲、夏禹時的神書，都是有具體文字內容的專書。但是孔子在熟讀《周易》，韋編三絕之後，仍然感歎「河不出圖」，可見並不認為「河圖」與《周易》有關。所以《論衡·宣漢篇》又認為河、洛並非成編的書籍：「孔子言鳳凰、河圖者，假前瑞以為語也，未必謂當世復有鳳凰與河圖也。夫帝王之瑞，衆多非一，或以鳳鳥、麒麟，或以河圖、洛書，或以甘露、醴泉，或以陰陽調和，或以百姓乂安。」可見漢儒對於《河》、《雒》的認定並不明確。

將這些內容與東漢光武官定圖讖佚文對照，可知孔子說的「鳳鳥」，在秦漢傳聞中，實與「雒書」指意相類，都是指政治太平、帝王受命的祥瑞徵兆。

#### (2) 東漢以後流變

再就《河》、《雒》的歷史流變來看，其中造假附會的痕跡斑斑可考。例如〈赤伏符〉「劉秀發兵捕不道」一語，《太平御覽·器物部》引《河圖》：「漢高祖觀流水，見一黃釜，驚卻反，化為一翁，責言曰：『劉秀，何不受河圖？』」以「劉秀」指高祖。《漢書·王莽傳》載李焉造

作讖書：「文帝發怒，居地下趣軍……當相攻。」以「文帝」為發兵攻王莽的人。更詳考莽新之際史實，皆說明〈赤伏符〉稱帝中興的「劉秀」讖言實非針對光武而言。再如光武中元元年二月封禪泰山的刻石銘文中，引了《雒書甄曜度》：「赤三德，昌九世，會修符，合帝際，勉刻封。」一百七十年後，漢獻帝二十五年，魏文稱帝，蜀中羣臣譙周等也奏請劉備即位，奏疏中同樣引用《洛書甄曜度》：「赤三日德昌，九世會備，合為帝際。」蜀臣引讖文多一「日」字，又把「修符」改為「備」字，就將光武封禪的圖讖變成了劉備的即位預言。這些《雒書》文句變造過程的史實得以釐清，對於緯書輯本的佚文選汰，都會有直接的影響。

《河》、《雒》由象徵意味的祥瑞，變為有成編的專書形式（亦即光武官定圖讖），讖文中所述的受命祥瑞，與西漢以前相似而更加詳細。例如輯本「緯書」所載佚文，言及「河龍負圖、洛龜出書」「赤雀、鳳皇銜丹書」的，在十緯中偏及八緯（僅缺「詩」與「春秋」），有《河圖祿運法》、《雒書靈準聽》、《易是類謀》、《易通卦驗》、《尚書帝命驗》、《尚書中候握河紀》、《禮斗威儀》、《孝經授神契》、《孝經左契》、《論語比考讖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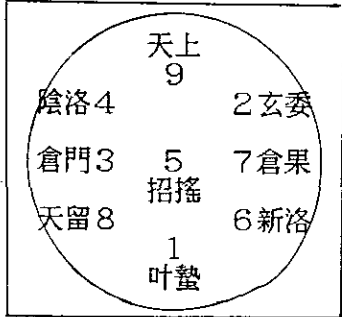
至於受天命時所得之圖書，伏羲時「龍圖出河」；黃帝時「青鯉赤文成字」、「魚汛白圖」、「黃龍負圖、洛出龜書」、「赤雀銜丹書」、「鳳皇銜書」；堯時「赤龍負圖」、「龍馬銜甲，甲似龜背，出河」、「玄龜負書」、「鳳皇負圖」；舜時「黃龍負圖」、「黃龍從雒水出」；禹時「河精授河圖」、「黃龍負圖」、「洛出龜書56字」；湯時「黃魚、黑鳥化為黑玉，黑玉與黑龜並赤文成字」；文王時「赤雀銜書」、「鳳皇銜丹書」；武王時「白魚入舟，赤文成字」、「火流為赤鳥」；周公時「青龍銜甲」、「玄龜背書」。

所見的靈物有「龍、龜、魚、鳳、雀」等五種。堯時「龍」與「龜」指意相同，並無「河、洛」的區別；「鳳皇」見於黃帝、堯、文王時，「赤雀」見於黃帝、文王、武王時，而傳言中「鳥者，羽蟲之大，名赤雀，鳳皇之鵠」，可知「赤雀」為「鳳皇」之鵠，二者實無差異；至於所銜的「丹書」，也與《尚書中候》「雒河玄龜負圖，赤文成字」的「雒書」指稱相類。這些靈物，或是自身顯現瑞兆的文字，或是銜負有文字、圖畫的帛書。這兩種說法應該就是漢人觀念中的《河圖》、《雒書》了。

#### (3) 九宮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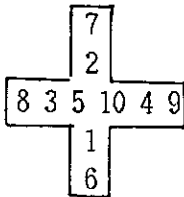
讖緯的《河》、《雒》何以會衍變為宋儒的黑白點子易圖，問題十分複雜，而關鍵在於「九宮圖」一事。兩漢的《河》、《雒》絕無「九宮」的痕跡，但是《易緯》中卻明白言及。《易乾鑿度》稱：「《易》一陰一陽，合而為十五，則象

變之數若一。陽動而進，變七之九，象其氣之息也。陽動而退，變八之六，象其氣之消也，故太一取其數，以行九宮，四正四維，皆合於十五。」其中「七九八六」之數，同於〈月令〉十二紀的方位配屬，而「九宮皆合十五」之數，則與安徽阜陽出土的西漢汝陰侯夏侯灶(165B.C卒)「太乙九宮占盤」相同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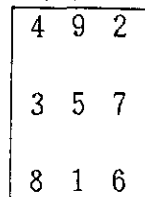


阜陽「九宮盤」是漢代方術士從事六壬祕法的工具，觀念則擷取《星經》「太乙行九宮」而來。分析歷代典籍所言數字與方位配屬的相關資料，可分為「十數(1-10, 合計55)」與「九數(1-9, 合計45)」兩種排列圖示：

A「十數、55」



B「九數、45」



至於大致出處則是：

A55：墨子迎敵祠、呂覽十二紀、管子幼官、淮南時則、禮記月令、揚雄太玄。

B45：阜陽太乙九宮占盤、黃帝九宮經、內經靈樞、莊子天運、大戴明堂。

A以「七九八六」等數排成十字形，本是月令方位圖式及《太玄·太玄數》九竅對應觀念：「一六為前，為耳；二七為目，三八為鼻，四九為口，五五為後。」都與漢代《河》、《雒》無關。宋儒則將之附會為八卦的「四象」。

B本來是阜陽占盤、《內經靈樞》的九宮圓形結構，鄭玄注《易》「大衍之數」也取此圖為說，而宋儒卻改成方陣式，並附會至〈洪範〉「九疇」中。

A、B兩類的結合，最早見於《易乾鑿度》，將「七九八六」的方位與「太乙行九宮」合言；其後東晉傳世的道教《上清黃書過度儀》，更揉合了數字、八卦、方位於一圖中，成為「九宮圖」；至於宋儒所分，則為下兩種：

A圖55、B書45(邵雍：「圖十書九」)：關子明(宋阮逸偽造)、朱熹、蔡沈。

B圖45、A書55(劉牧：「圖九書十」)：王湜、朱震、朱元升、鄭樵、李簡、張理、薛季宣。

以數字表達明堂九室的位置，最早見於《大戴禮·明堂》：「明堂月令，赤綴戶也，白綴牖也。二九四、七五三、六一八。」北周盧辯注(後魏明帝正光年間，約520A.D.)：「記用九室，謂法龜文，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。」他的說法可能是襲取偽孔傳「神龜負文而出，列於背，有數至於九」的文意，而加以演化。此為首將「明堂九數」融入「龜圖」者。其後北周甄鸞(561-578)注《數術記遺》「九宮算」時，就將盧辯的「龜文九數」與「九宮」結合，說道：「九宮者，即二四為肩，六八為足，左三右七，戴九履一，五居中央。」到了隋蕭吉《五行大義》(約584)論「九宮數」時，據當時流行的命算觀念，將八卦方位及〈洪範〉「九疇」帶入「九宮圖」中，就此也為宋儒的黑白點子圖象開了一道門戶。有人以為東漢劉瑜「《河圖》授嗣，正在九房」，是最早將《河圖》與九宮作聯結的，實則劉瑜只是說天子為傳繼後嗣，可以一取九女，與九宮或易圖皆無關係。

至於宋儒的說法，王步貴《中國神祕文化》認為：「事實恰恰相反，邵、朱以《九宮算》為方，以《河圖》為圓的說法是顛倒的，不符合實際的。在阜陽出土的『太乙九宮占盤』中，天盤所算出的數字排列正是『九宮算』，而天在古代被認為是圓的。」可知宋儒圖、書說之內容，迄今尚無定論。不過可以確定的是：占祕九宮本是術士融合陰陽月令觀念而來，道教方書以及盧辯、甄鸞、蕭吉等學者，將之融入龜文中，宋儒就循之大作文章。只是這些圖式與西漢的「河、雒」祥瑞以及東漢圖讖中的「《河》、《雒》」都全然無關。

(二)以輯本佚文看《河》、《雒》內容

依據輯本中《河》、《雒》佚文的內容，加以分類，可知其中少言經義，而偏重於「帝王傳說」、「五行陰陽生剋」與「占驗之辭」。

(1)古史傳聞

1.三皇五帝之神話傳聞

三皇：闡釋名義較他緯為多，可見傳聞古史神話，在此較受注重。

五帝：黃帝、少昊、顓頊、帝嚳、堯、舜。帝王及人數，與他緯不同。

2.三代以降之帝王傳說(湯迄高祖)

3.感生神話：自伏羲、燧人以迄劉邦，凡十二帝。

(2)宇宙論

4.天文曆算與月令：干支、四季政令、節氣

5.地理：天地旋轉、天地開闢、天地形質。

崑崙(西王母)、河、九州、八柱、八極。源自《山海經》之概念。

6.分野：28宿與各國分野、九州分野與五藏疾病對應關係、分野與民人習氣關係、

(3)陰陽五行與方術占驗

- 7.陰陽五行：五行生剋、五行帝、五臟配屬
- 8.道家方術：諸神名氏、命算觀念、養生之言
- 9.人事占驗：君王能力、品德與施政間之關係、兵象、戰法。
- 10.天文與星象占驗：天象、日月、星象（總說、北斗、五星、28宿、雜星）。

大致分為三類、十日，但是彼此間交錯重疊的部分在所難免，如人間之「五帝」與「五行帝」輒有含混的敘述；天文曆算部分，也無法與28宿的星象占驗明確劃分。

(三)佚文分類的結果，也使原本難以解釋的斷簡殘文，更易於解讀，例如：

(1)佚文補闕：

《河圖聖洽符》：「飛星如釜。」僅祇四字，不知所云，證以《洛書》：「飛星大如缶釜，而行絕迹，色如煙火墮，名曰天保，北星所經者，其分受福有利，若有吉事，期不出年。」可知《河圖聖洽符》乃言星象占驗。

再如《河圖聖洽符》「五星犯招搖、玄戈、匏瓜諸星占驗」之佚文，原本應有星象占驗上的完整性，但是黃奭本、安居本之蒐輯互有短長，且都散見於不同頁數中，若泛據輯本論述，必無法看出彼此的關聯性。以下排比15條佚文，可以對照出各條字句傳鈔增減的情形：（見下表）

(2)校以子史文獻

《河圖祿運法》：「元氣合陽為天。」《龍魚河圖》：「陽積精為日。」《河圖叶光紀》：「陽精散而分布為火。」三條佚文所言含混，得《淮南子·天文篇》：「天地之襲精為陰陽，陰陽之專精為四時，四時之散精為萬物。積陽之熱氣生火，火氣之精為日；積陰之寒氣為水，水氣之精者為月。日月之淫為精者為星辰。」則知《河圖》蓋乃析述天地形質之形成。

(3)佚文條數

黃奭本《河圖》佚文863條、《雜書》186條，共計1049條。但是分類比對後，多有雷同複見者約160條，尚有雖分數條實屬一條者約90條（如《河圖括地象》242-248、249-258、262-270等），則《河》、《雜》佚文約賸700餘條，其中又有70餘條與「經識」佚文字句相同或相近；另外泛論星象占驗、陰陽概念，而與「經識」文意相類者，又約得200餘條。扣除之後，《河》、《雜》佚文1049條，僅有400餘條是「經識」所無，文意又多與《山海經》、《淮南子》等雜書相類。少見獨特的思想。

## 四、計畫成果自評

### (一)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

研究進度依照計畫綱要，先整理先秦兩漢之《河圖》、《雜書》史料文獻並予以編年，以探討它的歷代流變以及經學上的影響。同時依據黃奭《通緯》及安居香山《重修緯書集成》為底本，將緯書輯本中的《河圖》、《雜書》佚文並一一編明條次，鍵入電腦，再設計檢索系統以利分類，由分類內容呈顯它的實際面貌；再查對其他輯本，作佚文之增補，更逐條比較《河》、《雜》佚文與其它各「經識」內容之雷同處。

### (二)達成預期目標情況

由上述討論與結果之呈現，相信本計畫已達成預期之目標。

## 五、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

學術價值上，編年表可以以明確看出《河》、《雜》在漢代的流變與影響實況；分類彙編可以具體了解《河》、《雜》的實際內容；將之與「經識」作一比較，可以釐清後世將《河》、《雜》與「經識」強作區分，並非光武圖讖的原本面目。總合所有成果資料，可以更明確地將含混的《河》、《雜》歷代流變與佚文內容，得一清楚的面貌。

## 六、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

「《河》、《雜》」學述編年、「《河》、《雜》」之政治附會探論、「《河》、《雜》」與「經識」之比較、「《河》、《雜》」輯佚文原舛等，皆陸續撰作之中，將可發表為學術論文。

## 七、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，作綜合評估

(一)東漢以後的《河》、《雜》，主要是指光武官定圖讖中的「《河》、《雜》」部分，在經學上的影響，時期短暫，並不長久深遠。

(二)歷代緯書輯本中的「《河》、《雜》」有許多誤輯之處，誤導研究者的方向。

(三)先秦已有「明堂、月令」的「九數、十數」思想，惟與漢代的「《河》、《雜》」並無關係。《易乾鑿度》首先將這兩種圖式結合為一，其後道教上清派循之造《黃書過度儀》，北周盧辯又將「明堂」、「龜文」合言，稍後甄鸞結合為「九宮、九數」、蕭吉融入「九疇」，遂使宋儒藉之開啟了黑白點子的易圖體系。

(四)光武官定圖讖中的「《河》、《雜》」部分，除了方士為政治目的所造生的讖語外，尚有不少文字是直接鈔錄自《黃帝內經》、《山海經》、《淮南子》……等秦漢典籍。將這兩類分別清楚後，對於漢代《河》、《雜》的研究，回

歸到圖讖之中，不致與九百年之易圖混淆。

## 八、參考文獻

論文一篇〈東漢《河圖》、《雒書》與「經讖」關係之探討〉已在第二屆國際東亞漢學會議上發表，原文一萬餘字，由學生書局出版，隨結案文附上今年八月的修改本(約五萬字)三份，以備存查。

「五星犯招搖、玄戈、匏瓜占驗表」(「河聖」即《河圖聖洽符》簡稱，阿拉伯數字為輯本佚文編次)

河聖806	歲星	犯	招搖，	邊兵大起，強鄰為寇。若守之，鄰國敗，其	主死，期不出三年。
河聖a745	熒惑	有犯	招搖，	邊兵大起，邊人為寇，若守之，邊人敗，其國主死，	不出二年。
河聖824	填星	犯	招搖，	兵大起，邊人為寇，若守之，敵人敗，	敵君死，期不出二年。
河聖828	太白	犯	招搖，	邊兵大起，敵人為寇，若守之，敵	敗，若敵君死，期不出三年。
河聖840	辰星	犯	招搖，	邊兵大起，敵人為寇，若守之，敵人敗，若敵主死，	期不出三年。
河聖807	歲星	犯	玄武，	邊兵起，胡人為寇。若守之，邊人敗，其國主死，	期在二年。
河聖a746	熒惑	犯	守元戈，	邊兵大起，強人為寇，若守之，邊人敗，其國王死，	期不出二年。
河聖825	填星	犯	元戈，	邊兵大起，邊人為寇，若守之，敵人敗，若敵君守。	
河聖829	太白	犯	守元戈，	為邊兵大起，敵人為寇，若守之，敵人敗，若敵君死，	期不出二年。
河聖841	辰星	犯	元戈，	邊兵大起，敵人為寇，若守之，	敵主死，期不出二年。
河聖808	歲星	犯	匏瓜，	天下有憂，若有遊兵，各果物貴。一曰：魚鹽貴，	在年中。
河聖a749	熒惑	犯	守匏瓜，	天下有憂，若有遊兵，名菓貴。一曰：魚鹽貴價十倍，	不出期年
河聖826	填星	犯	守匏瓜，	天下有憂。	
河聖830	太白	犯	守匏瓜，	天下有憂，若有遊兵，名菓貴。一曰：魚鹽價五倍。	
河聖842	辰星	犯	守匏瓜，	天下有憂，若有游兵，水果貴。一曰：魚鹽貴十倍，	不出其年。